



他们的首钢

文/陆 离 图/张保旗



首钢像一座微缩城市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不出厂子大门，衣食住行的需求都可以解决

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“首钢家属”。

老爸在首钢有超过30年的工龄。我在石景山区住了7年多，相信也会继续住下去。我们见证了一座座高级商厦和时尚公园拔地而起，石景山的那条主干公路在房地产商的嘴里从“西长安街延线”变成了“西长安街”，现在又成了“长安街”。

小时候，从市中心去一次苹果园，觉得就像坐火车回山东老家串亲戚一样遥远；现在从一号线最西头坐到东端的国贸上班，每天往返仨钟头，倒觉得进站出站的路边景致，并没有多大的不同。

首钢近在咫尺，刚搬来的时候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吞云吐雾的大烟囱，现在都已经停产或拆

除。过去看不大清楚的香山“八大处”，后来少了云雾氤氲的遮挡，天气好时一目了然，看得人心里也豁达清爽。走在街上不时看到穿工作服、行色匆匆的人，他们向厂子的方向走过去，有着一样的精神头儿。首钢大多数子公司的风吹草动似乎都能在附近的宣传栏里浏览到。卫星信号能收到首钢电视台，播新闻，还播



电影和文艺节目。

挨着首钢住是一件老霸道的事情。北京城六环外的地界，有几个能像古城、苹果园一样便利？不说被职工聚居地这个大市场吸引而来的外来商家和品牌，首钢园区本身就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缤纷色彩。它像一座微缩城市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不出厂区大门，衣食住行的需求都可以

解决。

单拿吃来说，食堂和餐厅的手艺虽然算不上极品，但也绝对经济实惠，我们家“大厨”懒得做饭时，就骑着车带上塑料饭盒去单位食堂端菜。依据他的口味偏好，有那么几道普普通通的菜，譬如油而不腻的烧茄子、一份儿足有一斤半的手擀打卤面、颜色鲜亮好看的鱼香肉丝、香味

醇厚的炖鸡块，我们竟然一吃就是好几年。虽然嘴上说着“腻了腻了”，老爸把它们端上桌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下筷子。

不过，让我真正想念的是他们单位做的麻辣鱼，一整条又鲜又嫩的大鲤鱼被红亮的辣椒油、大把花椒浸透。夹起一瓣鱼肉，虽然颜色是雪白的，作料

的麻辣咸香早已渗透其中，轻轻咬一下就让人眼泪、口水一齐流下来——最优秀的大锅菜理当如此，食材和作料都是最为家常的，只是因为多年经验累积所得出来的绝妙比例，才格外美味。直到现在，我边写边回忆这道麻辣鱼的滋味，还是忍不住垂涎三尺。如此手艺，在食堂是不是有点屈才啊？我每每闲极无聊想到这件事，就疑心在他们的食堂里隐藏着一个特别厉害的川菜厨子，因为一些光怪陆离的原因不得不告别江湖、隐姓埋名，于是就投奔到我们卧虎藏龙的石景山来了……

据说首钢旧址将来要办成文化旅游景点，光靠吃肯定也是不够的。从1919年矗立至今的老厂址，是记载了钢铁年代点点滴滴的史册。而新世纪以后的环境整治工程大有成效，石景山的生态系统也得到极大的改善，候鸟和野生动物纷纷选择厂区作为栖息地，方圆十几公里都能见到喜鹊、野鸭、松鼠等小动物。而厂子里的湖面上，总有叫不出名的水鸟惬意嬉戏。老爸有一次下中班回家，半夜里在小区楼下的小花坛里还见到过刺猬。有人直到今天还以为首钢周围都像煤窑一样，黑烟滚滚、暗无天日，而且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居然不在少数。那是因为他们对这里不熟悉，也没花心思了解过。

但是，我对首钢何尝不是一知半解呢？

说自己不合格，因为我沾了首钢许多的光，却从没真正

花功夫了解过它。我没走进过爸爸工作了20多年的厂房车间，甚至没想过该去那里参观一下。等这个想法终于萌生了，一座座烧炭炼钢的高炉已经依次熄火停产。用皮带传送的焦炭，车间里漂浮的粉尘，全都停留在老爸的描述中，近在咫尺，而远至天边。

幸运的是我只见识过一次火车穿越厂区的情景，那短短的两三分分钟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地面只是微微地颤动了一阵，道杆缓缓地放下来，信号灯也转为红色，行人和车辆都在原地停住脚步。然后，火车真的来了，车厢顶部还有盘条露出来，整列车走得从容不迫，周围的人们也习以为常。

但这一幕却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，让我觉得首钢无比神奇。那时候老爸就告诉我说，过去过火车的时候更好玩，90年代初，首钢用的还是烧煤的老式火车，黑色的车皮、红色的车轮，路过道岔时“咯噔咯噔”、震耳欲聋。火车头呼啸着喷出的蒸汽里夹杂着刚烧尽的煤渣粉尘，工人们一见火车来了，都赶紧躲到路边屋檐底下，不然衣服都会被熏上煤渣的墨黑色。除了运送煤炭，在炼铁厂和炼钢厂之间运原料也要用到火车。炼铁厂里刚出炉的滚烫铁水直接倾注在罐式的车厢里，一路开到炼钢厂，当场就投入生产的下一个环节了。

老爸每每描述起看似枯燥的工作流程，总是兴奋得满面红光。即使现在厂子已经停产，他

和许多同事都已经和首钢解除了合同，但依然如此。和首钢的工人接触多了，就会发现这里的时间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。首钢人集体习惯了早、中、晚“三班倒”的作息，别人的一昼夜对于他们来说是三个不停歇的工作时段，深夜2点、凌晨5点这些交接班时刻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节点。

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几个月了，老爸还是会清晨5点准时醒过来。有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直到天色一点点明亮起来，才例行公事一般出门去，仍然走在去厂子的路上。我听很多人说过，“三班倒”是最毁身体的，但是这种说法我从来没听老爸说过。对于工作上的辛苦，他好像是不知道抱怨的。

和他一样的工人很多，1万？10万？我不知道具体数字。我只知道他们把最健朗、最快乐的青春都给了首钢，而且无悔。他们用超过10年、20年的时间，将自己的生物钟完全调整成首钢模式。他们的工作永远与高温高压、有毒有害相关，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也要去适应厂房外的人无法想象的环境，但他们无悔。

首钢和石景山到底是谁成就了谁？首钢人和首钢，又是谁给养了谁？

我想那应该是他们的首钢和石景山。也许我不会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但是我曾经那么熟悉他们的生活，只有这一点，也足以让我欣慰。

编辑/麻雯 mawen214@163.com



火车穿越厂区的情景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，让我觉得首钢无比神奇



在首钢拍摄艺术照的年轻人



匆匆而过的首钢工人